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

1185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@126.com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半旧如故人

□南京关立蓉

女儿学历史,喜欢淘些文史类旧书。寒假里,从沪上回南京,又在青岛路上的旧书店淘到几本宝贝。这些半旧的书,大都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版本,开本小,有的地方的书角卷边,纸质也泛黄,但没有破损,也没有缺页,装帧依然精美。她满心欢喜地买回来,散放在整齐簇新的新书里,一眼望过去,却有种落魄的味道。女儿回上海后,我去板仓一家旧家具店铺,淘了一个藤编书架,岁月浸染,竹藤已成深褐色,别致的冰裂纹透空棂格,依旧灵动秀美。把旧书依次排列在藤编书架里,拍了张图片给女儿,她说颜色一下子协调起来,沉淀出如暮色般的书影。

从书架上抽出一本范文澜先生的《中国通史》,封底有几行已经模糊的小字:人民出版社,1978年6月第五版……扉页上,或是原主人,小楷抄录了朱熹的《观书有感》,一笔一画,铁画银钩。这些字仿佛有魂魄,纵然多少年没有被打开,一旦被人洞穿,就像故人,与新的主人同生共气,整个小书房都亮堂起来。又打开《日瓦戈医生》,1987年,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。书中有各种记号、批注,字体细长秀美,让人浮想联翩:“原主人可是位柳叶细眉、多愁善感的才女?”她感动的泪花,可曾一滴滴落在日瓦戈波涛汹涌的情感浪花中?

想起一位从事财务工作的朋友,去年夏天,她儿子去外地读大学,她一下子从“后勤部长”的职位上解放出来,下班后,有了很多空余的时间。年轻时,她喜欢书法,她决定重启没有完成的文艺梦。书法班老师建议,买几支上世纪90年代出产的纯羊毫老毛笔,说,以前天气冷,山羊身上的毛锋颖更长,且经过自然脱脂,更易写字吸墨。听从老师的建议,她买来几十支老毛笔,笔杆是纯天然斑竹制成,还有牦牛角装饰。她翻出收藏

金陵琐记

雨中春花

□安徽安庆余毛毛

夜里十一点左右的时候,下起了这个春天的第一场雨。雨下得不小,打在露台的木地板上,响起密集的回声。我听了一会儿后,心里忽然就挂念起河边的那些花来。

这几天天气一直晴好,我在河边忙得不亦乐乎,天天都要花二三个小时在河边看花,有时早上看,有时下午看,有时黄昏看。它们有的开得正盛,有的已经凋谢,有的正在初绽,有的还是花苞苞。看的时候,我有欣喜,也有惋惜,更有期待。而这样的一场雨下起来,明天的河边一定是遍地落英吧。明天早晨无论雨不停,我都要去看看。

第二天早晨,雨并没有停,但只是微雨。我撑了伞背了相机到河边。河边空无一人,一种清芬、明晰、润泽、略带寒意的气氛弥漫在天地间,这正是我要的早春气氛。我心中最挂念的是海棠花,因为我昨天在桥边的海棠林,有七八棵树吧,找到几十朵已开的花朵,现在不知怎么样子了。到了后,我心里一沉,因为仔细看,今天的树上只有寥寥几朵花,它们一定是被雨打落到地上了吧。我在草地上寻找掉落的花瓣,却诧异地发现并没有。清洁工不会一大早到这偏僻的地方、在雨中来打扫花瓣的,那么它们到哪里去了呢?我迷惑了一会儿后不禁笑了起来,我想海棠花真是一种聪明的花儿,它的花瓣一定是闭合了起来,天气好就开放,天气不好就闭合,有些花是有这样的习性的。我望着枝头一粒粒饱满红艳的花苞,心想着海棠花都如此,那小女孩一样清新明媚的酢浆草就更不必去看了,它更是绝,有阳光它就开,没阳光它就不开,它随着阳光的节奏而调整自己开合的节奏。

我往前走,经过一长溜盛开的黄灿灿的迎春花。我也没细看了,而在二十多天前,它们却是我的宠儿。那时候其他的花还没开,它是春天最早开放的一种,那些天我就坐在花边的大石头上仔细地端详它们,寻找拍它们的最好的角度。它们太小了,真的很难拍。但今天在雨中,我要把时间留给其他的花儿。我到了一条我称之为“梅径”的地方,心里面伤感得一塌糊涂。这是一条两旁植满梅树的几十米长的小路,一个月里,我几乎天天都来看它们一下,从它们到一点点大的小花苞开始,到一朵朵花开,再到花儿的全部盛开,到现在枝头只有清冷的几朵,这整个过程我都看在眼里。我饱吸了它们多少甜蜜、清冷的花香啊。这几种的几乎都是

四时有景

的老纸,有些泛黄,但纹理清晰,质地依旧坚韧。毛笔,从山羊身上取下的,生命未曾消逝的毛发,仿佛带着一种记忆,一种呼唤,饱蘸的浓墨,渗透到老纸的纤维中,它们彼此接纳、吸收、融合,满纸安详沉静,如秋色满目,让人既感激又悲恸。

邻居小友每晚练琴,必弹《萨拉班德舞曲》,凝神细听,仿佛看到天空色彩的变化,起初阴郁,接着,宁静的晨曦中,太阳散发出缕缕光芒,逐渐明亮,最终灿烂辉煌……小友告诉我,《萨拉班德舞曲》能够流传,背后还有一段动人的故事。1890年,在巴塞罗那一家旧乐谱店里,13岁的卡萨尔斯正在书架下面,漫无目的地翻阅旧乐谱。一个半旧的印本引起他的注意,拂去上面的灰尘,仔细一看,是巴赫于1720年前后创作的6首大提琴无伴奏组曲。他没有告诉别人,在接下来的日子里,他每天练习曲子,直到25岁时,才鼓起勇气,第一次公开演奏其中一首。又过了35年,才在录音公司的不断催促下,录制全套6首作品。巴赫的这部险些失传的大作,终于重见天日。半旧的乐谱,历经时光打磨,金光闪闪的质地,依然是物什精华所在。

半旧里,还有情感的涅槃。《红楼梦》第34回,宝玉挨打,最关切的当然是黛玉,宝玉也想借此表明自己的心迹,于是遣晴雯送两方半旧绢帕给黛玉,黛玉心中发问:“做什么送手帕子来给我?”因问:“这帕子是谁送他的?必是上好的,叫他留着送别人去罢,我这会子不用这个。”晴雯笑道:“不是新的,就是家常旧的。”黛玉接过两方旧帕,思考须臾,领悟了宝玉的深意,一时响若轰雷,“五内沸然炙起”,神魂飘荡,遂援笔题帕,赋《题帕三绝》。

半旧如故人。

红梅,但我在众多的红梅中还夹杂着几朵白梅,我就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那么的富有成就感。一棵树上开两种颜色的花,这在植物界或许算不上奇迹,但于我而言,这真是一个令人惊叹的意外。我费力地撑着伞,费力地拍下滴着雨水的仅存的几朵,然后小心地踏着遍地的落英,与它们道别,明年见了!

与梅花相似,白玉兰也在大片地掉落,地上全是洁白晶莹的硕大花瓣,而留在枝头的在雨中的似乎更加洁白耀眼了。白玉兰的花期并不长,好像也只有三五天。它们刚开的时候,就像一群在天空中凝定的白色鸟儿飞翔的雕像,在蓝天的衬托下,它们是那么的精致和动人心魄,看得久了,恍惚自己也想飞升起来,加入它们的队伍。我拍下了枝头上仅存的一朵,它孤零零的,像一只美丽的翩翩飞舞的大蝴蝶。

我又来到一树紫叶李前,我真是爱极了这种花。发现它的花开是在无意之中的,那天我骑助力车上班,速度很快,恍惚中感到绿化带上一朵白色的小花撞击一下眼球,心里忽然就一动,我下车拆返,哦,原来是它。在车流里,我不敢和它缠缠,而且这棵树小,花儿只开了几朵,我用手机拍了一下就走人。但我知道河边有棵近两层楼高的大树。而如今我来了。地上有不少的花瓣,但树上的花朵并不见少,一树的粉雕玉琢、清雅绝伦的花朵。它仿佛是一位淘气的仙子,灰白的天空想把它拉入怀里,但它倔强而又机智地从这灰白中清晰地浮现出来,面对着一棵美丽的花树,我感到真的失去了自己,陶醉而无语。

雨下得大了,我到亭中避雨。我知道这亭子边有几株樱树,但我并没有指望它开,我只是想估计一下它们何时开。我沿着亭子转,一棵一棵地看,看到最后一棵,我怔住了,因为在高高的枝头上我看到了一簇若有若无的白。我眼神不好,我不能确定是否是花开。于是拿出相机,将镜头伸到最长,我看到了它们,它们开了,有五朵吧,娇弱的、单薄的、楚楚动人的、弱不禁风的、清高卓绝的,那一刻,千般柔情、万般爱意以及某种深刻的酸楚涌上心头。

我爱这些雨中的春花,羞怯、低调、晶莹、润泽、清雅,我感到它们更接近花那“不因无人而不芳”的美丽本质,而人的本质也因了这花的本质,变得清澈、丰富和美丽起来。

吐浪

□南京王军

故乡黄海之滨,内河水网密布。幼时,常趁父母不在家,相约小伙伴悄悄登上屋前的小船,双脚跨立两舷,身体左右用力摇晃,横向摇摆小船,或船艏两人轮流起跳,纵向摇摆小船,使它如秋千荡起来。赶小海,看潮汐,极目眺望,天苍苍海茫茫,白帆点点,内心盼望着有朝一日能踏上浪尖航行远方,心里装满美好,不懂天高地厚,也不懂什么叫“吐浪”。

四十年前,过完元旦,有幸参加机电水手业务技能培训学习。教员介绍新人出海时身体会出现比晕车更加难受的头晕目眩、肠胃翻腾直至呕吐等现象,脑海中自此有了“吐浪”这一概念。为成为一名合格水手,我在不断地进行体能锻炼提高体质的同时,常在浪桥上行走、旋梯上翻转、滚轮上转圈,日复一日,持续进行抗眩晕训练。八月份毕业后,被分至东海之滨的石浦船队当水手。

到单位报到后的次日下午,天气一如以往的酷热,但心情格外的爽朗兴奋。我与三位新手穿戴救生衣,跟着老大(船上习惯用语,指船长)和老轨(船上习惯用语,指轮机长)来到码头,眼见一艘系在码头缆柱上的木质舢板。它的舷长约三四米,舷宽和舷高差不多都在一米五左右,好像是机浆一体的。它的舢板像弯弯的月亮两头尖,又像骄傲的小鸟昂首翘尾;船舷也是高高的,比内河的小船夸张许多。它随着波涛不停地上下左右前后跳舞,几无消停的片刻。我学着老轨的样子,身体下蹲,重心下移,手抓舷缘,像猫一样躬腰跳入船舱,迅速落座于座板。老大迈着矫健的身躯快捷解缆,一个猴跃稳立舢板尾部,熟练地启动发动机,载着大家画出一条优雅的弧线,快速驶离港口。刚出铜瓦门,浑浊的海水就变得清澈起来;穿过铜板礁,驶入蚕山,海水变成浅蓝色;驶过三岳山后,海水渐次成为深蓝色。望着蓝蓝的天空,蓝蓝的水,波澜壮阔、浩瀚无垠,头上海鸥翔集,白云飘飘,远处海天一色,如此开启了如诗如梦如仙一般的海上踏浪生活,嘴里情不自禁地哼起了小夜曲。

顶着似火骄阳,灼热烤人;吹着航行风,又倍觉凉爽。经过约一个多小时的航行,老轨指着远处海面上出现的一个隐隐约约的小黑点,说是“南韭山”。大家还没来得及兴奋,忽然大块的乌云快速飘移、持续轮换着压在上空,同时伴着阵阵雷鸣。海风刮起来,大海变得暴躁愤怒起来,掀起巨大的涌浪,排山倒海、气势磅礴。舢板如浮于水面的一片树叶,处于风雨飘摇中,随之起伏的幅度变大、变频繁、变得更加没有规律。舢板忽而跌入波谷,旋卷落入“天坑”,海水如翻卷着的山峦高高耸立在四周,仿佛须臾之间会淹没吞噬;忽而被送至波峰,俯看远处层层浪花,在闪电的照耀下,如放牧的羊群,大有“风吹草低见牛羊”之态。

舢板刚刚绕过矮旗山,倾盆大雨铺天盖地而来,风吹雨打无处躲藏。这是我第一次航行,坐在座板上无法自主地随舢板上跳跌宕差高达六七米、颠簸摇晃的倾角超二三十度,内心紧张。除老大和我外的其他人,胃里翻江倒海,不停地呕吐,吐完食物吐黄水再后来干呕。我也有点难受,虽头不昏、脑不胀、目不眩,但也不清醒,处于混沌之中,刚启航时的诗情画意消逝殆尽。老大反复教大家紧抓两侧舷缘不松手,他沉着驾驶着舢板傍着碇湾咀拐入大潭湾,冲向竹嘴。老轨第一个上岸,接过老大抛来的缆绳系好,大家终于在老大的招呼下登上韭山列岛。我自始至终未“吐浪”,但终于第一次见到了人家“吐浪”。

岁月如歌

三代人的小学语文课本

□东台王阿丽

最近,语文课本的封面视频突然火了起来,这让我想起了我们一家三代人的小学语文课本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,我读小学时使用的语文课本是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发行的。每当开学拿到新语文书时,我都会欣赏很长时间。封面上几名戴着红领巾的小学生,背着书包,欢快地手挽手漫步在田野小径上,他们身后是巍峨青山,彩虹白云下有鸟儿飞过,我总是想他们是去上学还是放学呢?我会用旧报纸把书小心翼翼地包起来,过段时间,书皮坏了就拆开再包。

那时的语文课本内容时代感浓郁,有插图插图,有毛主席语录、列宁语录。小英雄的故事也是课本内容的主打版面,有小英雄雨来、雷锋日记等,当然还有寓言故事,如《小马过河》等。记得刚上一年级学汉语拼音时,“a、o、e”三个字母分别对应三幅图,一名医生对着一个张着嘴的小孩用电筒看喉咙、一只鸡、两只鹅,老师教的“张大嘴巴啊啊啊,圆圆嘴巴哦哦哦,扁扁嘴巴饿饿饿”的顺口溜至今还记得。当时还发了一张汉语拼音字母纸板图,将图剪裁成卡片,装在盒里,拿取阅读很是方便。

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,侄女上小学时,语文课本的封面和内容变得丰富多彩起来。侄女对小学第一册的语文课本有着深刻的印象,侄女说:“那本语文书封面插图是书里的一篇课文《看菊花》的配图,父母带着小女孩去赏菊花,封面上有很多黄色的菊花。《看菊花》是我开始阅读的第一篇课文,当时觉得文中的字非常多,内容很长,因此,我特意数了一下,大约有两百个字。但正是这短短的两百字,恰是我工作后,每周撰写两千字新闻稿的最坚固的基石。”

如今,小学语文课本全国统一了。前不久,新学期开学,我和侄女的小侄孙轩轩一起包新书,包书的封皮是透明的,直接把封面插进去就可以。轩轩把语文课本放在鼻子下闻了又闻,然后又让我和他一起辨认封面上的剪纸图案,蝴蝶、飞鸟、金鱼等剪纸。封面的设计、插图活泼、生动、温馨又喜庆,红梅迎春绽放,孩子们剪纸、贴窗花,迎接新年的到来。这一学期啊,轩轩每次打开语文课本,都会沉浸在新年的氛围中呢。而课本内容更是让我大开眼界,有古诗、名家名篇、寓言故事和外国文学等,匹配的彩色插图引领孩子们进一步学好相关内容。

三代人的小学语文课本,不仅带给我们语文知识的滋养,更为我们打开了阅读之门,展示了一个充满魅力的外部世界。

家庭相册